

花城
原创

河床

陈启文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修订本】

河床

〔修订本〕

陈启文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床

陈启文著.

—2 版 (修订本).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

(花城原创丛书)

ISBN 978-7-5360-5277-2

I. 河...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898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75 1 插页

字 数 33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7,001—9,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1亿网民，3.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

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着力描述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开垦史和繁衍史的长篇小说，全书以诗性的语言、磅礴的气势和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生命的神奇，着力叙写了以家族为象征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生成。江南充沛的雨水，江南水汽充盈的阳光，轮番制造着河床上具有强大母性本能的女子，一轮一轮的怀胎生育就像季风带来的暴风雨，不可遏止地泛滥与漫漶。河床也就永远处于一种奇异的怀胎孕育中。和生命一同孕育的还有人类对别的生灵的残杀，以及原因不明的仇恨和人世间的种种复杂纠缠。但也有希望，有爱与受难、拯救与寻找，有同命运的不屈的抗争。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简明夺目而又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河床上那些卑微的生命才会显得如此顽强。

陈启文是近年来极具探索意识的新乡土小说家之一。这部作品从构思到最后改定历时三年，可视作他的代表作。作者对大河边的生活深有体验，也有着湖湘文化的丰厚积淀，整部小说显得特别扎实、真实。在叙事上，则可说是作者对长篇小说的一次倾尽全力的实验。全书采用作者原创的冰裂纹式结构，以大河和河床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角，以第一部为重心，向四个不同的侧面扩展和延伸，血缘的纽带和割舍不了的亲情，既是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也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天然的结构，它于其间穿插、往复、绵延、回旋，恍如某种神秘的生命循环，又从根本上使人物气脉相通、血脉相连。使读者能够在同一时段却又能从不同的视角，来反复打量他想要呈现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神奇的世界——河床。这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生命交响曲的味道，通过对多重自然历史文化层面、多重时空的穿越性叙述，突破了传统的乡土叙事模式，又包蕴了比传统乡土叙事更丰厚的内容，大气、恢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乡土叙事的表达空间，也更接近河床上的原生态和生命实相。这也是近年来既以厚重恢弘见长又以叙事独特取胜的一部长篇小说。

再版说明

陈启文的长篇小说《河床》最早是以连续的方式在《花城》等大型文学期刊重点推出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被国内外多家主要选刊、选本选载。2006年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并由我社列入重点选题“花城原创丛书”出版。应该说，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河床》的出现给文坛带来了激动和兴奋，许多严谨的评论家几乎都不吝予以高度评价：一部生命的孕育史和成长史；一部爱与受难的生命史诗；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

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催生了文学的多元化。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自觉的作家不断克服写作的情性，挑战写作的难度，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手法。当代著名作家陈建功说，《河床》首先以叙事的成功征服了我。坦率地说，浩如烟海的当代小说中，拥有如此感染力的作品是不多见的。用寥寥数语试图概括《河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概括的艰难是因为陈启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多义性，甚至还带有突然性和诡秘性。青年评论家施战军则认为，陈启文的《河床》是从宽展度上看十分值得重视的小说，成长、死亡、屈辱、疼痛，在这里不是象征的道具也不是惊人的说辞，是迟早要被大水吞噬了的被蔑视的存在。在《河床》的独特文本价值和精神内涵得到众多评论家高度赞许的同时，无疑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争鸣。其实，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清醒地意识到《河床》还有进一步完善和上升的空间。通过作者历时一年的精心修改，这次我们郑重推出《河床》第二版（修订本），进一步强化其长篇小说的整体性，对于一些人物，在血肉上也作了进一步的丰满，使其原创性更加得以凸现。这也符合“花城原创丛书”从一开始就已确立的精神姿态，既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倾向，也注重作品的原创精神和艺术创新。而《河床》的重新修订，无疑更接近了我们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期待。

为了满足更多读者对《河床》的阅读，这次我们编入了著名评论家贺绍俊的序。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导读。

编者

葱茏丰沛的生命小说

——序陈启文的长篇小说《河床》

贺绍俊

读陈启文的《河床》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这不是一般的小说也不是一般的散文所能够带给我的，所以即使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河床》的独特性也足以引起我们讨论的兴趣。我们或许会说，作者写作的成功一定是因为他具备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但与其说这证明了作者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不如说《河床》所叙述的内容决定了作者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结构，他所要讲述的内容是如此独特，以致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独特的文体框架之内才能表达清楚。那么，它所叙述的内容很独特吗？它不就是作者对于故乡的回忆吗？在这回忆中不就是表达了作者对于故乡的情感，进而对于乡土的情感吗？阅读《河床》很容易唤起我们对乡土小说的记忆，《河床》里的基本元素大多就是乡土小说的元素，土地、河流、田园、传统伦理、原始朴素的人性，等等，有人因此将《河床》称之为“新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显然敏锐地把握到了《河床》的新质，我很欣赏这一提法的眼光，但我又分明感觉到作者陈启文将这些我们所熟悉的乡土小说的元素组合起来之后所表现出的主题是迥异于过去的乡土小说的，它跳荡着生命的活力，张扬着生命的个性，展示了生命的顽强，烘托出生命的神秘，更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沉思和感悟。生命，便是《河床》的第一形象；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更是《河床》的灵魂。既然如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生命小说”。尽管当代小说中不乏有关生命意志的表现和思考，但像《河床》这样将生命意志和生命哲学如此集中、如此突出地予以文学的展开，的确还是很少见的，因此《河床》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

我们从生活的常识就能感知到水的重要性，它是生命的第一保障。《河床》旺盛的生命意识无疑来源于作者家乡充沛的河水。在作者的印象中，仿佛一

切生命都是从河水里诞生的，这不仅仅因为作者认为自己“降生于一条河上”，而且还因为他目睹了多少生命的奇迹都在河水里发生，包括生，也包括死。生命是绿色的，因此在作者的眼里家乡的一切都覆盖着浓郁的绿色。他给我们描述的家乡景色是“那么绿，绿得让人都有点害怕了”，他的童年的梦是“绿茵茵”的，连“鸟叫声也是绿的”，他的记忆被“照得绿茵茵的”。绿色是南方文化的符号，也是生命的符号。生命也是强悍的，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面对生存的困境百折不挠，大难不死，如《河床》中的林真老汉，如《桃花水母》中的大娘，如《象形瓦釜》中的祖父。生命更是神秘的，因此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如芦苇从中外公与外婆的结合，如大娘失踪后深潭里惊现的桃花水母，如在奶奶指挥下丈夫们抡直牛鞭在难产女人赤裸的身上抽打出的一道道血痕，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信息的复杂内涵。难怪作者感慨，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神话。我以为陈启文其实是在说：当我们直接面对生命现象时，就会发现我们仍处在瑰丽的神话时代。

生命意识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意识之一，当人类意识到生与死的对立时，就开始为生命是什么所困惑，它成为哲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古今中外多少作家面对天地面对生死而感慨不已，在多少伟大作品中都涉及到生命的主题。读《河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伟大的作品，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曹植的“譬如朝露稀”；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无不引导我们重视生命、思索生命，通过生命现象去追问永恒。其实，新时期文学以来在深化人性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生命意识的觉悟。如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原始状态的崇拜，余华在《活着》中对生命的生存方式的追问，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对生命所作的哲理式的沉思，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更多的还是依重于社会人生的内容，唯有《河床》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我想，这也许是陈启文的家乡给予他得天独厚的生命体验的缘故吧。据作者介绍，《河床》中的谷花洲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它是长江与洞庭湖的汇合处，被开垦出来才一百多年，历史并不悠久。历史并不悠久则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没有过多的文化羁绊，他们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自由。所以陈启文就有了充分的条件来展现生命的物质和精神形态，而忽略生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河床》也涉及到不少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说中的人物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每一个人物都可能构成一部史诗或史实，如“我”过继给大伯所造成的口粮问题和全家人的挨饿，就会让我们想起当年的饥荒和农业制度问题（《桃花水母》）；小说的情节又无不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方方

面面，如姑姑与潘天火的爱情悲剧，就会让我们想起民间的伦理道德禁忌（《闪电中的鸳鸯》）。但就像小说中那条七曲八拐的河流一样，每每抵达这样的关口，陈启文的意识流便拐了一个弯，迳直流向生命意识的大海。

新时期文学之后，一些作家正是以生命意识作为开掘文学新途的锐利武器，他们讴歌生命的原始本能，以摆脱社会历史的僵化主题。但在这一激烈的抗衡中，生命被置于文明的对立面，生命被简单地诠释为欲望、本能、野蛮、动物性，等等；这一阶段的生命主题并不是纯粹的生命主题，只不过是新的、叛逆式的社会历史观寻求一种表达方式。陈启文的《河床》一改生命与文明的对立状态，在文明的背景下探寻生命的奥秘。尽管河流更能表现生命的动感，但陈启文的生命小说并不让河流来承载，而是立在河床上，其原因就在于，河床处在河流与土地之间，它是生命与文明的中介和衔接点。对于一名在葱茏、丰沛的南方文化熏染下的作家来说，河床的确是表达生命哲理的最恰当的意象，河床也应该是一个引起我们共鸣的意象。我记得日本作家井上靖曾有一首《白色河床》的诗，他把人的一生看作是一条干涸的白色河床，这个意象贯穿在井上靖的作品之中，传达出作者对生命和命运的始终不渝的探询。陈启文则说：“人是河床上唯一的谜。”我们在《河床》中看到，陈启文笔下的人物在河床上自由地伸展身体，这显然与在土地上佝偻着躯体劳作的人物大不相同。陈启文伫立在河床上追问生命这一伟大的谜，生与死的转换，生命延续与血缘，生命意志和伦理禁忌，生存现实与生命理想，等等。但《河床》并没有关于生命的明确答案，它不过是通过这种追问让我们感受到人的精神空间的无比辽阔。而这正是生命小说的意义所在。

河

床

目
录

序 葱茏丰沛的生命小说 \ 贺绍俊

第一部 河 床 1

耶稣说：“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第二部 闪电中的鸳鸯 57

菩萨知道。菩萨住在林子里，她什么都知道。

——海子的诗（大意）

第三部 桃花水母 97

没有人从那边过来，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事情。

——古希腊人的歌

第四部 象形瓦釜 151

任何结局即使再长再复杂，实际上也
只拥有一个瞬间。

——博尔赫斯

**第五部 一条船能走多远
205**

上辈子是条鱼，这辈子是个人，下辈
子做条船。

——故乡童谣

后 记 249**再版后记 251**

河 床

第一部

河 床

耶稣说：“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那年我三岁，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我在那个冬天的傍晚，突然被无数的喊叫声惊醒。喊叫声是从远处、从一些我无法辨别的方向传来的。当我醒来时，我像是舒服地躺在摇篮里。我摇晃着脑袋，两只眼睛望着天空，和一群被落日染红了翅膀的白鹭。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是躺在一条大河里。这不是幻觉。从那个黄昏开始我对那条大河就记得很牢了，我可以忘了我多大了，但我忘不了差点要了我的命的河。曾经多次，我都试图把自己生命的时间往前推，我不想让自己的一生留下三年的空白。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与我的初衷相反，它让我更加确信，我就是在这一天出生的。我降生于一条河上。

是林真老汉用他长长的竹箬把我从水里捞起来的。这个瘸腿的老汉，把我平放在河床上，手在我身上这里按一下，那里揪一下，我会发出不同的笑声，或哭声。他把我当作一件乐器了。当我呕下大量的黄水之后，他把我抛向了空中，又张开手臂把我接住，然后发出粗鲁的笑声。这个老土匪，显然是把我作为他平生最辉煌的成就展示给别人看。我不是别的，我是一条命，被他救了。而此刻，我的父亲母亲，都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像两尊泥俑。直到我的哭声变得畅通无阻之后，他们又开始打嗝，仿佛我的哭声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回响。

从这个黄昏开始，我的崭新身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那就是，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此后差不多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我干了些什么，都要被我父母在心里记录下来，然后去向林真老汉汇报，当然没忘了拎一只刚刚长大了的鸡，一篮鸡蛋，还有刚从地里摘回来的挂着露珠的新鲜菜蔬，去给老汉尝新。一年后的这一天，林真老汉摸着我的脑袋说，这孩子算是活过来了。

我按照母亲的吩咐，表示要为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养老送终。

我还是喜欢在冬天翻过河坝，去看那条大河。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奇迹，一个三岁的小孩掉进了这样一条大河里居然还能活过来。冬天的河水，落在很深的河谷里，它流得很慢，很平静，把一条河谷拉得老长。水是浑黄色的，河床也是浑黄色的，河水涌上来，慢慢地渗入在河床里，几乎没有浪花溅起。潜入得太深了，恍然已入圆寂之境。当寂静笼罩了一切时，突然会蹿起一股

巨大的水浪，水花嗖嗖地飞溅到半空中，回荡之声缥缈而又高远，好像天上还有一条大河。

每次水声响起，那一定是崩岸了。

我明白我是怎么掉下去的了，我是随着一整块河岸崩下去的。那个过程是无法看清楚，就像你永远也无法看清大河深处无声涌动的那股暗藏的力量。只能感觉，缓慢地以一辈子的生命去感觉。

尽管每天都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河岸突然崩塌，又迅速地被大河吞没，但河床并没有缩小。从这里坍塌下去的土地，又会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河弯里重新生长出来，甚至连那些同河岸一起崩下去的树，也会重新生长出来。沿岸一带的护浪林，就这样被河流搬来搬去，这让人感到神奇，像是虚构。一棵树原来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很大的程度上也只能去猜测了。但很少有人会去猜测，谁会去关心一小片土地和一棵树的历史呢。

重要的是让这些树都好好活着，让它们长得枝繁叶茂了去抵挡一年一度的洪汛。林真老汉每天守护着这一大片水杨树。他举着竹箬，把那些枯枝残叶打下来，在雪里沤上一个冬天，开春时就变成了上等的肥料了。

这个活到了八十七岁的孤老，老而弥坚，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活力，让人觉得他还会活八十七岁。孤老一般都很长寿，他们全家人该活的岁数都加在他一个身上了。但林真老汉自己却从没把自己当孤老。听人说，他年轻时可是个风流鬼，到处搞女人。看见哪个女人长得漂亮，他就有办法把她搞到手。连我爹也说，这老不死的，没白活一回人。这个守林老汉的骨子里其实是有一种浓烈的浪漫气质的。而河床上的男人们那种对美的向往和强烈的征服欲望，也是我打小就感觉到了的。但没有谁能征服命运。老汉这辈子讨过好几个标致堂客，也先后生下十几个儿女，只是全都夭折了。活得最长的一个也只活到了七岁。他对这个活了七年的丫头还有点儿印象。他记得这丫头七岁时，他带她去放炮仗。那是过年，炮仗没放响。

后来林真老汉就老是想这个没放响的炮仗，倒很少去想那个丫头了，丫头长成什么样，他能想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老汉说，丫头长得就像小菊的样子。小菊是我们村的一个小姑娘，她和我一样，也是掉在河里之后被林真老汉用竹箬捞上来的。老汉说的时候也并不见得有多么悲伤，还笑哩，大概是想起了小菊顽皮的样子罢。

远远的，树枝从半空里斜了过来。那树上的一个巨大的洞穴，大得就像一间房子。洞子里还有厚厚的干草，散发出野兽的味道。可能是什么野兽在此度过了严寒的长冬，抑或是在这里生过崽子。这些树，这片林子，打我曾祖那辈起就开始栽了。每次，我跟在林真老汉打着两块补钉的屁股后面进了树

林，便觉得人一下子没有了，触目的都是树。四面八方都有树枝和花枝伸过来。儿时的我，隐身于这茂密的树叶中，感觉那是一片汪洋，我像一个渺小的倒影，在无边的绿色波光里荡漾。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也有丝丝凉意从林间漫出，那是清新如水的感觉，甚至感觉身上正溅起细碎的碧绿的水花。但我必须紧紧跟住老汉，我怕在这林子里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林子里最多的是水杨与桑枣，还有许多到现在我也不一定认得的树。这无数的树木花草夹杂生长，杂树生花，在地上布满的蕨类植物中，偶尔暴露出老树复杂的根系，盘根错节。上面还留有被野猪或别的什么野兽啃过的痕迹，想那牙齿是多么锋利。头顶上突然跳跃出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一只松鼠。满林子都是又干又硬的鸟粪、野猪屎。也有我和林真老汉拉的。老汉说，这可都是好肥料啊。这林子里埋着的还有先人的坟。叶四海的堂客是开过天眼的，她能看见这每棵老树后都有幽暗飘忽的身影。谷花洲的人都信，但一点也不怕，那是我们祖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庇佑着我们。

你和这些树熟悉了，你一叫它们的名字，它们就会从数不清的树中闪出来。这是真的。这林子里数也数不清的树，林真老汉知道每一棵树长在那里，知道哪棵树上有一只鸟窠，哪棵树被野猪啃了，哪棵树被人砍了一根枝条，看老汉那心疼的样子，就像自己的一只胳膊被人砍了。老汉想找哪一棵树，隔得老远，就喊一声，立刻就会传来一阵簌簌的响声，等走近了，你果然看见那棵树还在摇晃，很兴奋的样子。但有时他一喊，会响起一声蛙鸣，咦——神了，青蛙怎么会在我头顶上叫呢？我仰起头来看，看见一棵大树，叶子大如巴掌，结满了一串串像球一样的果子。一只青蛙从树叶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瞪圆眼睛看了我们一阵，缩回去了。老汉告诉我，这种树叫木子树，树叶里蓄满了水，结出来的果实也蓄满了水，天热的时候，青蛙常爬上树吸树叶里果子里的水汁。有些青蛙爬上去了就不愿下来了，找一片大树叶，孵出一窝一窝的蝌蚪。这让我感到神奇。

这片林子里的木子树很少，它的叶子可以敷出疖子里的脓血。但没老汉的指点，你是找不到它的。你知道它就长在这片树林子里，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其实，站在河坝上，可以看见它，它长得比林子里所有的树都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它。然而往这片树林里一走，你就找不到它了，没有树可以遮住它，但一棵很小的树也能把人遮住。人真是极小的东西。林真老汉说，没哪个人可以长得像一棵树那样高。

说着，老汉不觉露出了安详豁达的微笑。

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最早都是落在河床上的。这时林真老汉在林子深处走时，可以听见雪花在他四周降落的神秘响声。他的破棉袄上扎着一条布带，